



新课标双语文库

[波斯] 奥玛珈音 著

[英国] 菲茨杰拉德 英译

[美国] 黄克孙 中译



鲁拜集

The Rubaiyat

Omar Khayyam

双语插图本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

鲁拜集

The Rubaiyat

[波斯] 奥玛珈音 著

[英国] 菲茨杰拉德 英译 [美国] 黄克孙 中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拜集/(波斯)奥玛珈音著;(英)菲茨杰拉德(Edward Fitzgerald)
英译;(美)黄克孙汉译. —南京:译林出版社,2009.9

(新课标双语文库)

书名原文:The Rubaiyat

ISBN 978-7-5447-1001-5

I. 鲁… II. ①奥… ②菲… ③黄… III. ①英语-汉语-对照读
物 ②诗歌-作品集-伊朗 IV. H319.4: I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17917号

- 书 名 鲁拜集
作 者 [波斯]奥玛珈音
英 译 [英国]爱德华·菲茨杰拉德
中 译 [美国]黄克孙
插 图 埃德蒙·杜赖克 埃德蒙·沙利文
吉尔伯特·詹姆斯 罗纳德·鲍尔弗
责任编辑 田 智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译林出版社(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)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 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13.75
插 页 2
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1001-5
定 价 18.00 元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

正隆先生编席前烦 禮平兄
 转致 批 草序文首文将谈藝錄
 補正部 分呈上以便在貴司印
 本附利表末當能在右陸第三
 次印和同世言前立快身耳
 黃先生譯詩雅貼比美 Fitzgerald
 原譯 Fitzgerald 書札中論譯事嘗
 云寧為活麻雀不作死老鷹 (better
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) 况活鷹乎
 (Cank 抄) Norton 書店有函來云 師大外務系教授
 先生介紹并寄力目 正形云為 師範大
 學日訂購多種果如 鍾書
 上 十月十日

黃先生譯詩雅貼比美 Fitzgerald 原譯。Fitzgerald 書札中論譯事屢云“寧為活麻雀，不做死鷹” (better a live sparrow than a dead eagle)，况活鷹乎？

【目次】

诗心伴玉壶

自序.....	黄克孙	02
我集藏的《鲁拜集》.....	董 桥	07
画《鲁拜集》的人.....	董 桥	10
题诗.....	黄克孙等	13

鲁拜集

鲁拜集.....	菲茨杰拉德英译 黄克孙汉译	16
译后记.....	黄克孙	218

Prefaces

诗心伴玉壶



自序

黄克孙

新版序

《鲁拜集》的原作者，波斯的奥玛珈音，生长于公元 1048—1131 年。这时代相当于中国的北宋，是伊斯兰文化的全盛时期。当年从欧洲入侵的十字军，在伊斯兰土地上，一般都遇到比自己先进的文明。

珈音是当时有名的数学家、天文学家；曾改造历法，提出太阳中心论，比哥白尼的理论早了三个多世纪。他写了一本《代数》，讨论二项式定理，并用几何方法来解三次方程 $x^3 + 200x = 20x^2 + 2000$ 。“设 x 为未知”的想法盖源于此。

珈音也是诗人，可说是集沈括与苏东坡于一身。他写了一千多首“鲁拜”，就是波斯的四行诗。英国人费氏结楼 (Edward Fitzgerald, 1809—1883) 选了一百零一首。英译的《鲁拜集》不下十多种，但只有费氏译本广为传诵，因为它本身是好诗。

《鲁拜集》所表达的感情，包含了哲人的迷惑和诗人的潇洒。但文学，特别是诗，最终是对语言负责的。珈音的原作一定是波斯文学传统的产物。而费氏的译诗，空灵洒脱，怀古感慨，声调铿锵，韵脚美妙，则是英国文学登峰的作品。六十年前，少年时，我很向往费氏的诗。它构出的境界，往往在心中涌现。它的诗情，通过中文传统，很自然地就化为七言绝句。

二〇〇九年三月二十八日

美国麻省理工学院

第二版序

《鲁拜集》原作者奥玛珈音(1048—1131)生在十一世纪的波斯(即伊朗),相当于我国北宋时代。“鲁拜”指波斯的四行诗体。“珈音”是帐幕匠的意思。奥玛珈音的先人可能以造帐幕为业,但他本人是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。他留下的著作中,除了 750 首鲁拜外,还有《代数》、《欧基里德几何难题》、《论印度平立方根求法》、《金银比重》和《天文表》等书。在《代数》书中,他研究了三次和四次方程式的解法。

二十五岁时(公元 1073 年),他被波斯国王任命为天官。波斯于公元 1079 年颁布的历法是由他领导考订的。这历法比现在世界公用的阳历准确百分之三十。

无疑地,奥玛珈音主要的兴趣是天文和数学。鲁拜的写作,不过是旁及的活动而已。然而,现在人们知道他的名字,完全是为了他的鲁拜,特别是费氏结楼(Edward Fitzgerald, 1809—1883)选译成英文的《鲁拜集》。奥玛珈音的鲁拜在当时波斯文坛上的地位我们不得而知,但费氏的译本,则是英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著作。

费氏 1826 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,是诗人 Tennyson 和小说家 Thackeray 的同学。他对波斯文学,特别是对奥玛珈音鲁拜的兴趣,是由友人波斯学者 Edward Cowell 启发的。Cowell 自己也曾翻译过奥玛珈音的鲁拜十余首。他说:“奥玛珈音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着独一的地位。难得的是一个大数学家纵情于诗章以为自娱。奥玛珈音包含了纯科

学需要的最严密的思维和诗人所需的想象力和性灵。像罗马门神 Janus 一样,他可以说是一个两面人。而这两面不但没有共同点,而且是互相矛盾的。”关于 Cowell 的见解,以下再回来讨论。

费氏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得见奥玛珈音 158 首鲁拜原文,是 1460 年的手抄本。在 1859 年他选译了 79 首,刊行为《鲁拜集》。这集子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兴趣,头版 250 本只卖了 50 本。剩下的 200 本被书店抛在旧书摊上以每本一分钱出售。适巧名诗人 Swinburne 买了一本,读下大为欣赏,持示友人小说家 George Meredith。由于这两位文坛巨擘的表扬,费氏的译本从此闻名。其后,费氏在 1868 及 1889 年把《鲁拜集》添修重版二次。这里的中文翻译乃以最后一版为本。

当然,费氏并不是最早翻译奥玛珈音的人。早于十七世纪便有拉丁文的翻译。在十八世纪又有好几种德文和英文的译本。并且,费氏的翻译并不是最忠实于原文的。他自己也承认,往往把原文加以“润色”。例如, *Swinburne* 最欣赏的第 81 首引用了伊甸天园的蛇的典故。这是原文没有的。但是,费氏的译文吸引了、迷住了世代的读者。原因很简单:费氏写的是诗,是在英国传统文学标准上站得住的好诗,他借奥玛珈音的灵感精神而重新创作。结果是词藻优美、可以传诵的诗章。相比之下,其它许多比较“忠实”的译本不是引人入胜的文学,而是古板的学者的文据。

奥玛珈音的灵感与精神在于什么? 这问题对不同的人往往引出不同的反应。*Cowell* 的看法以上已提过,与费氏同时的评论家提到他“淡漠的悲哀”。有人说他是“泛神论者”,是“传统宗教束缚叛抗者”。这些意见大都反映评论者的背景,与奥玛珈音原意不一定有关系。正如

Rousseau 赞赏的“崇高的野蛮人”，经过理想化的对象往往与原物的真相没有关系。同样地，我在这里只能表示个人对奥玛珈音的反应。

从中国传统的文哲学立场来看，奥玛珈音的许多形象都是“似曾相识”的。第一，四行诗体，马上使我联想到七言绝句。费氏韵律优美的译文更加强了这个联系。在内容上，我并没有体会到什么“泛神论”，什么“宗教的束缚”。这些欧洲的包袱是中国文化里没有的，波斯文化内也不一定有。奥玛珈音的诗意，使我想到孔子说的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也使我想起庄子说的“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逐无涯，殆已！”从而联想到李白的“夫天地者，万物之逆旅，光阴者，百代之过客，而浮生若梦，为欢几何。”所谓“淡漠的悲哀”，到底是有的。

但是，这些形象不过是“似曾相识”。《鲁拜集》有另一方面对于我是新鲜的。这熟识与新颖的汇合就是《鲁拜集》吸引力的来源。我意识到新颖的方面，在中国传统文学里没有的一方面，是一个数理学者的观点、信仰和感情。

精通天文和数学的奥玛珈音一定意识到，宇宙的规律是可以探知，并可以用严密而美妙的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的。研究自然科学的人，都靠着一个不可少的信仰来鼓动及支持探索需要的苦功，就是，宇宙的真理是简单而美妙的；更根本一层的规律，更显得简单而美妙。这个信仰有宗教的力量，因而有感情的成分。

从另一方面说，研究科学者也是人，也经历体味到人事的复杂、命运的渺茫和人生的脆弱。他最高的逻辑告诉他，不管他剥去了多少层宇宙的秘密，不管他能多精密地计算天体的运动、物体的性质，他永远不能了解自己，永远不能了解人生最关键的问题：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生



死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？这些问题需要能满足心灵的答案，主观的答案。这是客观科学不可能供给的。

一般人当然同样地有这些疑问，也同样地找不到答案。所不同的是，科学者知道数学在科学范围内的伟力。他有过求答成功的经验，因而树起一个比一般人较高的绳衡答案的标准。他深信宇宙是庄严、美妙、有一定法则的，但是人的死生问题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。这就是奥玛珈音的一贯的观点。

Cowell所指出的奥玛珈音的独到处是正确的，就是，他的诗包含了科学家的观点与诗人的灵感。但是他所说的矛盾是错误的。科学最高的灵感与文学艺术最高的灵感是同源而一致的。它们的分别，在于表现的方式和技巧。

《鲁拜集》的翻译，我的出发点是作诗第一。人必先有感然后为诗。初读费氏的译诗时，我刚进研究院攻读理论物理学，阅读之下，心中怦然有感，如上所述。这快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。现承书林出版公司重刊旧译，因追个人感想一二，是为序。

一九八六年八月六日

美国麻省理工学院

我集藏的《鲁拜集》

董 桥

四月里我写过一篇《画〈鲁拜集〉的人》，魏红在网上读了从美国传来一封信，她说她多年前在西雅图一位波兰版画家里看过十七八种不同版本的《鲁拜集》，或大或小，或插图，或无图，我那部杜赖克 (Edmund Dulac) 画插图的一九〇九年版本他也有，还有更漂亮的一部手抄彩版对开本：“描金的七彩图版像经书，手写的内文配上起首字母花饰，简直中国旧文人小工楷手抄的诗稿，典雅极了！”魏红信上说。“版画家去世三年多了，我打电话问他女儿那些《鲁拜集》还在不在，她说她父亲治病缺钱，家里藏书守不住，让两三家旧书店分批买走了，女儿只留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。”

爱书、读书、藏书的人经不起版本品相的诱惑，《鲁拜集》这样的老经典搜集几十种版本的癖好一点也不奇怪。我在英国各地旧书店游荡多年，遇到过太多有趣的书痴，好几位甚至成了朋友。有一位见到老版本的狄更斯总是忍不住掏钱，几十本《双城记》早够给他六岁的孩子砌出一座长城。另一位迷恋哈代，还专找重新装了真皮的封面，几家著名装帧作坊他都熟。姓荷兰姓 Huizinga 的银行职员大半生在找萨克雷 (W. M. Thackeray)，各版《名利场》供在一座古董玻璃柜子里像供着神佛的神龛。

这位赫伊津赫先生说萨克雷跟诗人田尼森、散文家卡莱尔和翻译家菲茨杰罗是好朋友，这几位名家的书只要版本漂亮他都收，尤其《鲁

拜集》：“我喜欢那些四行诗，很宁静，”他说。“世界太喧哗，《鲁拜集》是宗教殿堂阶前的花园！”我经常在咖啡店里听赫伊津赫先生谈宗教文学，举家整装快搬回香港那阵子他送了我一张石印版 *Hagar and Ish-mael*, Joseph Clark 的作品。《圣经》里说，夏甲是亚伯拉罕妻子撒拉的婢女，亚伯拉罕跟她私通生了以实玛利，撒拉忌妒，百般虐待，亚伯拉罕把他们母子赶走。这幅画画的是母子流落沙漠的情景，画面苍茫凄丽，夏甲披着长发美得幽怨：“比罗赛蒂画的女人更妩媚！”戴立克说。他用四款藏书票要我跟他交换我没答应。

罗赛蒂是十九世纪“先拉斐尔派”诗人画家 Dante Gabriel Rossetti，他画的仕女大半是画老朋友 William Morris 的妻子简妮，韵致功力都不输夏甲，古典的修养深沉得厉害，才情十分灿烂。听说，菲茨杰罗一八五九年自资出版《鲁拜集》，先交给大书商 Quaritch 发售，Quaritch 一本都卖不出去，转了几本给 St. Martin's Lane 的书摊零售。有一天，罗赛蒂和诗人斯温伯恩 (A. C. Swinburne) 路过书摊匆匆翻读这本书，两人越读越赞叹，一个便士一本买了好几本送人。那批初版留到今天当然贵死了，反而当时几经名家品题都红不起来，过了九年才出第二版，菲茨杰罗一八八三年过世之前总共修饰过四次出过四种版本，慢慢成了英国古典文学经典，一代一代的出版商都抢着精编精印。

只读《鲁拜集》不读菲茨杰罗别的译作不知道他的学问那么渊博。我在罗赛蒂写给简妮的信中看到 he 衷心钦佩菲茨杰罗编译的几部古籍，十七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Calderon 的六部戏之外，他说菲茨杰罗译述古希腊统帅 Agamemnon 的故事也非常了不起。台南求学时代教我希腊神话的安德森夫人是阿伽门农专家，晚年她在伦敦告诉我说，菲茨

杰罗的 *Agamemnon, a tragedy taken from Aeschylus* 最容易消化也最适宜做辅助教材：“这位世代的大地主真是个大怪人！”安德森夫人说。“剑桥毕业，一生赋闲，不爱旅行，只爱钓鱼，写完诗人巴顿 **Bernard Barton** 传记不久迎娶了巴顿的女儿，相处不到几个月还是离了。”她说，一八五九《鲁拜集》出版那年达尔文的《物种起源》同年正好问世。

我不是藏书家，是痴恋老岁月的老顽固，偏爱的老书家里都藏着好几种老版本。《鲁拜集》先是收了一八九八年的小开本，再收一九〇五年的袖珍开本；一八九八那本是英国著名书籍装帧家 **Bayntun** 重装的红色书皮，一九〇五那本是另一家老字号 **Riviere & Son** 重装的蓝色书皮。一九〇九年杜赖克画插图的那部大开本布面精装之外，新近收到的大开本《鲁拜集》是 **Bayntun** 收购 **Riviere** 之后的 **Bayntun-Riviere** 重装的绿色书皮，一九一〇年伦敦 **Siegle, Hill & Co** 出版，**E. Geddes** 画彩图，**A. Sutcliffe** 手抄，彩图的描金七彩画框和描花起首字母也是他精心的创作，扉页上注明 “written and illuminated by F. Sangorski & G. Sutcliffe”。

到底是九十七年前的旧书了，有点傲慢有点严实也有点贵气，案头一搁，我的书房顿时飘起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那股蠹鱼气味！魏红说的也许就是这个版本，也许不是，我不在乎：描金的七彩图版，**Bayntun-Riviere** 的装帧，这部《鲁拜集》带给我的其实不是宁静而是激荡，赫伊津赫先生一定想不到。



画《鲁拜集》的人

董 桥

古波斯诗人 Omar Khayyam 四行诗集 *The Rubaiyat* 英译本我少年时代有过一册,是我的家教英文老师送给我的,皮装袖珍开本,读高一那年我喜欢的一个女同学见了喜欢,我欣然转送给她。好几年后我买过两三次这本诗集,旅居英伦那些年更在旧书店里遇到过几十种精装版本,又漂亮又昂贵,摸摸翻翻过过瘾而已。郭沫若的中译本《鲁拜集》译文也典雅,读起来却比不上十九世纪英国作家 Edward Fitzgerald 的意译玄远,难怪菲茨杰罗的译本成了英国文学名著,连大诗人艾略特都迷,从小读到老,老了写信给朋友还在念叨:

For I remember stopping by the way
To watch a Potter thumping his wet Clay:
And with it all-obliterated Tongue
It murmur'd —“Gently, Brother, gently, pray!”

我最想要一本 Edmund Dulac 画彩图的英译《鲁拜集》,英伦旧书店里见过好几部非常精美,可惜价钱都超乎我囊中买书的涓滴。有些重装的真皮封面尤其贵气,我尤其想要也尤其要不起。听 Cecil Court 一位老书商说,英国书籍装帧名匠 Francis Sangorski 装帧的《鲁拜集》最为炫丽,一九〇四年做的一部一九〇六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卖掉了。一九〇

八年再做的那部封皮上镶了各种宝石缀成的图案，一派东方贵胃气息，是大书商 Henry Sotheran 下面的人擅自订制的，讲明做得越奢华越好，做了出来账单吓坏老板，吵了半天才摆平。“一九一二年，这部书拿去伦敦苏富比拍卖，”老书商说，“纽约商人 Gabriel Weis 买了，托运商交给铁达尼号邮轮运去美国。四月十四日，首航的铁达尼在大西洋上触冰山沉没，船上一千五百多名乘客罹难，那部书也不幸海葬了！”

老书商喜欢聊天，满肚子杂学随时等客人去挖掘，越挖他越起劲，他说更可怕的是沉船不到十个星期，装帧那部《鲁拜集》的桑格斯基在 Sussex 游泳竟也溺毙了：“书和人一样，”他说，“各有吉凶运数，注定的！”又过了十几二十年，桑格斯基作坊里一个小师傅一时兴浓，照当年老前辈留下的图样又装帧了一部《鲁拜集》，装好了刚巧二次大战爆发，小师傅把书藏在地窖里，没想到德国飞机轰炸伦敦，一枚炸弹炸塌了地窖，那部精致的书终于也炸毁了！

书籍装帧要有书卷气，要清贵不要华贵，太华贵了恐怕会折寿。我在大英图书馆见过的那部精装《鲁拜集》听说是桑格斯基作坊早年装帧的第三部《鲁拜集》，远远没有前两部奢华，运命境遇果然也安稳得多。这部四行诗集的原作者十一世纪波斯诗人欧玛·海亚姆一生用心用力的其实是数学与天文，学术成就不小，写《鲁拜集》听说继承了不少古波斯的文学遗产，海亚姆原创的哲理和诗句并不太多。这部书饮誉西方文坛一百五十多年，靠的真是菲茨杰罗的英文译本了。都说译文是借句发挥不是依句翻译，海亚姆笔端飘下一片落叶，菲茨杰罗的稿纸上瞬间是满山的秋色：教我读《七智柱》的阿拉伯作家说原作意境绝没有译作磅礴。



等了好多年也找了好多年，我终于有缘收存一部杜赖克画彩图的《鲁拜集》，是伦敦 Hodder & Stoughton 一九〇九年出版的布面烫金大开本，二十幅工笔浓彩插图跟菲茨杰罗的妙笔配成绿叶牡丹，随时翻阅都翻得出一缕古东方的神秘情调。那是杜赖克操控色彩勾勒人物点染背景的精绝本事，画勃朗特姐妹的小说画《暴风雨》画《睡美人》，他的画笔透露了西洋矜持的意绪和轻灵的体贴；一旦画《鲁拜集》画《天方夜谭》，他的艺术性情呵护的是灯火阑珊下月色的寂寥和市集的风霜，难怪英伦爱书猎书的同道都赞叹二十世纪初叶“插图礼品书籍” (illustrated giftbook) 两位顶尖的插图画家：Arthur Rackham 和 Edmund Dulac。

杜赖克其实比赖格姆小十五岁，一八八二年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图卢兹，从小喜欢画水彩画，一生靠水彩画吃饭。他读过两年法律系才转去美术学院完成学业，一九〇四年二十二岁到英国闯天下，先画勃朗特姐妹的小说插图，再替一些杂志画零星漫画。赖格姆画彼得·潘的时候杜赖克画《天方夜谭》，然后是名著一本接一本画个不停。Cecil Court 那位老书商说杜赖克一辈子赚钱却一辈子闹穷：“插图、漫画之外还给人画肖像，给人设计服装，给人布置舞台，给英国政府设计邮票设计钞票！”老书商说。“杂七杂八的差事他接得真多，做每一件差事倒是一点不马虎。那是老一辈人敬业的精神，二十二岁忙到一九五三年七十一岁临终还放不下心。”听说杜赖克的插图制版印书之后原画大半拿去卖，我现在还在等机缘想买一张挂在书房里怀旧。